

任何事只要失去了神秘感，也就失掉了高瞻遠矚的利益，變的不可怕、不可畏了。

三、其實，說穿了，一切都是策略而已。季氏的長處是把他的政策早人一籌地建構起完密的體系；他按着他的樂譜吹笛。剛開始，確實使天下大亂，大家在其樂聲中身不由己隨聲起舞，但此種優勢很快就消失了；原因之一是由於水門案件——就像卡爾斯爾累之死給予梅特涅的致命打擊一樣，水門案使尼克森下台，等於剪去了季辛吉的一對翅膀，陷落在他對一八一二——一八三〇年歷史研究的預期結果裏面。原因之二，可以拿破崙的失敗為例，他的得勝，某方面而言，是由於他的戰術新異，使他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；突然之間，他到達了優勢的終點，他的榮耀教會了敵人在屈辱中學習和成長，從此，在這樣一個轉捩點上，他的命運之神再也不肯眷顧他了；季辛吉的處境，似乎同然。

讀完這本書，我一方面是讚歎季氏的聰慧，一方面面對季氏的沉迷（於其理論中）感到惋惜；「自信」是成功的起點，過於自信則又是敗亡的徵兆；許多成功者的前車之鑑，以季氏的聰明似應有先見之明；成

熟有其極限，理論也有其飽和點，圓融是一種極妙境界，但如何追求圓融，守住圓融，在圓融中防止墮敗的因子產生，則必須更高的智慧。（何晞）

喜棚底下吃雙拼

看「喜棚」，子于著

民國六十三年九月，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

把「喜棚」從頭到尾看完了，心裏直覺得納悶兒，就沒辦法讓自己相信書裏頭兩個輯子竟會是一個人寫的。看文句跟語氣，倒挺近乎的，可怎麼兩輯會差着那麼老大一截呢？硬就是「孫家臺」就寫得那麼好，而「雙拼」就寫得那麼差。尤其是攔在一塊兒，兩下子來回這麼一比較，一進一出的，就更不能說了，要說子于是有意拿自己上下兩頭的東西出來讓人看他真是「兩邊兒拼」着，也好像沒這個道理，又不是賣唱的，講究從最低音到最高音，差的越遠越顯着本事。寫作這玩藝兒，還是只能守着「人往高處走」，可千萬不能「水往低處流」的。

兩百頁出本書，也許有人嫌單薄了些兒，可所謂「份量」是要在文章裏頭去論的，不該解釋作書本兒在手上掂出的斤兩。當初若只把「孫家台」那一輯子七篇收作一本，也够傳世的了。現在雖說還饒上兩個「中篇」，倒反而叫人覺乎着「蛇足」。打個比方說吧，一段小小的貂皮，也挺彌足珍貴了，何必再「續」上一段別的。

「雙拼」裏的兩篇小說，要讓人分個類，怕不都要歸到「教育小說」裏去，那種拿教育問題來當主題的小說，子于不是沒寫過好的，單提他的「艷陽」就够讓人瞧上老半天了。「高處總是眼亮」，和最近很受人讚賞的「蒸籠」，在這個問題上也處理得很讓人叫好。偏這兩篇收在「雙拼」裏的，叫人讀完了老覺着彆扭。寫倒是寫得挺長，牽絲扳藤的，却像替裏了層厚棉被的人搔癢，又不許把手伸到被子裏面去。那打哪兒能搔中癢處去？您說。臨了只白花了好大氣力。這麼一說，倒像是說子于精於寫短篇，而不善於往長裏寫了。如果真要這麼一研究，倒還真有這麼點意思。當然哪，就像蛇「不能因為牠長的長，就絕了牠

的活路」，也不能因為人家長的沒短的寫得好，就不許人家寫長的。但礙不着我們盡欣賞人家把「短篇」寫得好的「長處」。

也不是說沒他筆下的那些事兒，只是沒法跟他寫的那些感覺「共鳴」起來。算算離開子于筆下那些學生的年齡也沒多遠，總不會就已經隔過條「溝」去。（可不能說「代溝」什麼的，不是二十年才一「代」嗎？）只是不管他怎麼寫，曲曲折折的也好，簡簡單單的也好，那些感覺，就都像洒在水面上的油珠子：映着太陽，也許七彩繽紛，好看煞人，可是就都「浮」着。

所以這輯「雙拼」，就還只是白切肉、白斬鷄拼在一塊兒的一個大拼盤。可惜了老師傳一手好刀法，粗斬細切，擺弄得花兒朵兒似的，可是材料本來不好，調味又沒有，甚至於沒法另外蘸點兒醬油。味道一差，也就等於白拼了。何況，再怎麼說，「雙拼」也罷，四拼也罷，只要是個拼盤，就只是個拼盤，是當不得大菜的。（田夏仁）

